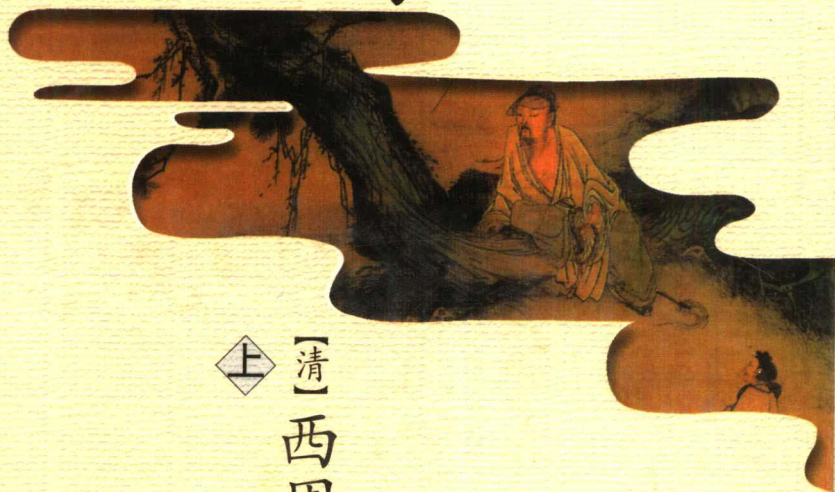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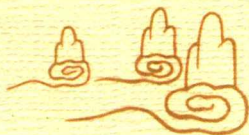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

醒世姻缘缘



上 [清] 西周生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醒世姻缘

(清) 西周生 著

(上)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醒世姻缘 / (清) 西周生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11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

ISBN 7-5034-1284-4

I. 醒… II. 西…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3652 号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

醒世姻缘 (上下册) (清) 西周生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责任编辑: 韩淑芳
印 刷: 北京市云西华都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云西华都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7.5 字数: 66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 49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出版前言

本套丛书，系中国明、清时代著名学者文人的著作集成，各书分别以中国古近代重要历史人物、事件，或世俗风情为题材，描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世态百象。

《东周列国志》，原系明代冯梦龙根据余邵鱼《列国志传》改编为《新列国志》一百零八回，清代蔡元放修订并加注评语，改为《东周列国志》。该书内容始于西周末年，终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使用浅近的文言写成。内容大体取材史书，写作态度严肃，但是其中也有少量虚构的情节。

《隋唐演义》，清初褚人获根据《隋唐志传》、《隋炀帝艳史》改写，并加入唐、宋传奇故事。该书内容描写隋炀帝宫廷腐败生活，以及罗成、单雄信、秦琼、花木兰等人的故事。虽然该书中的情节大多数取材史料，然而同时也掺杂了不少荒诞不经的成份。

《野叟曝言》，又名《兴替全鉴》等，清代夏敬渠著，描写明代大儒文白除佛灭道、护邦安国的故事。苏州第一名士文白在其母水夫人的教诲下，维护儒学，除灭佛、老二教，明孝宗时被拜为相，封国公。

《醒世姻缘》，题西周生著，杨复吉《梦阑琐笔》谓西周生即蒲松龄，后徐志摩、胡适等人亦有这方面的大量考证文章。该书共一百回，描写狄希陈两世恶姻缘的因果报应，其中情节与《聊斋志异·江城》有近似之处，然描写范围和视角却相当宽阔。

《儿女英雄传》，又名《金玉缘》，清代文康著，原书五十三回，现存四十一回。内容描写何玉凤为父报仇，改名十三妹，出没市井，最后与安骥结缘成为夫妇。该书宣扬“大怨大仇，势不能报，今日皆配为夫妻”等等。由于原书并未完成，后人又续作三十二回。

《海上繁华梦》，清末孙家振著，原题警梦痴仙，为晚清狭邪小说代

表之一。该书内容描写清王朝摇摇欲坠时，偏安一隅的上海十里洋场畸形繁华的景象，展现了十九世纪末以至近代中国的世俗画卷。

《朱元璋演义》，又名《云合奇踪》，明代徐文长根据《皇明开运英武传》编，又有为明代武定侯郭勋传一说。从元顺帝腐败失政开始，终于朱元璋建立明朝并分封诸子功臣结束。内容绝大多数取材于史料，但同时掺杂部分荒诞之说。

清朝统治中国近三百年，《顺治皇帝》、《康熙侠义传》、《雍正皇帝》、《乾隆皇帝》、《慈禧太后》、《清宫秘史》等则为描述清代帝王及其背景下的故事，其中《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为原慈禧七女官之一德龄所著，大多是她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是真实描写清代宫廷内幕不可多得的作品。而《曾国藩演义》、《胡雪岩演义》则为描写清代权臣、官商的小说。《太平天国》，清末黄世仲著，至民国元年写至五十四回，因被陈炯明杀害而未能完成。作者所记“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六年”，相当于公元一九〇八年。由于黄世仲抱着近乎偏见的同情态度描写太平天国史事，因此对太平天国的褒扬有一定的局限性。辛亥革命之后，汪继川又续补六集，共计一百二十回。另坊间尚有一百四十回本、一百七十四回铅印本等续补，俱质量不高。

为了有助今人认识、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现象，方便阅读和理解多方面的历史知识，并保持原著的基本风貌，对于明清白话用字，一般不予改动，如：子细（仔细）、不止（不只）、顽笑（玩笑）、从新（重新）等。在内容方面，除极个别特殊情况之外，也未做任何文字改动。

由于本套丛书的作者，均为明、清时代人物，因受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思想意识所囿，故此在对于人物、事件的表述及评价上，难免带有其时代烙印，甚至有些作者的历史观，根据今天的标准看是错误的，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作者的时代局限性。以上这些都是应该在阅读时加以注意和分辨的。

编者

二〇〇二年十月十日

目 录

- | | | |
|-----|--------------------|------|
| 第一回 | 晁大舍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 | (1) |
| 第二回 | 晁大舍伤狐致病
杨郎中卤莽行医 | (9) |
| 第三回 | 老学究两番托梦
大官人一意投亲 | (17) |
| 第四回 | 童山人胁肩谄笑
施珍哥纵欲崩胎 | (25) |
| 第五回 | 明府行贿典方州
戏子恃权驱吏部 | (33) |
| 第六回 | 小珍哥在寓私奴
晁大舍赴京纳粟 | (41) |
| 第七回 | 老夫人爱子纳娼
大官人弃亲避难 | (49) |
| 第八回 | 长舌妾狐媚惑主
昏监生鹬突休妻 | (57) |
| 第九回 | 匹妇含冤惟自缢
老嫖报怨狠投词 | (68) |
| 第十回 | 侍富监生行贿赂
作威县令受苞苴 | (77) |

2 禮重姻緣

- | | | |
|-------|--------------------|-------------|
| 第十一回 | 晁大嫂显魂附话
贪酷吏见鬼生疮 | (86) |
| 第十二回 | 李观察巡行收状
褚推官执法翻招 | (95) |
| 第十三回 | 理刑厅成招解审
兵巡道允罪批详 | (105) |
| 第十四回 | 囹圄中起盖福堂
死囚牢大开寿宴 | (113) |
| 第十五回 | 刻薄人焚林拔草
负义汉反面伤情 | (120) |
| 第十六回 | 义士必全始全终
哲母能知亡知败 | (128) |
| 第十七回 | 病疟汉心虚见鬼
黠货吏褫职还乡 | (136) |
| 第十八回 | 富家显宦倒提亲
上舍官人双出殡 | (145) |
| 第十九回 | 大官人智奸匹妇
小鸦儿勇割双头 | (153) |
| 第二十回 | 晁大舍回家托梦
徐大尹过路除凶 | (162) |
| 第二十一回 | 片云僧投胎报德
春莺女诞子延宗 | (173) |
| 第二十二回 | 晁宜人分田睦族
徐大尹悬扁旌贤 | (181) |
| 第二十三回 | 绣江县无儆薄俗
明水镇有古淳风 | (192) |
| 第二十四回 | 善气世回芳淑景
好人天报太平时 | (200) |
| 第二十五回 | 薛教授山中占籍
狄员外店内联姻 | (207) |

第二十六回	作孽眾生填惡貫 輕狂物類蓄良心 (215)
第二十七回	禍患無突如之理 鬼神有先泄之機 (222)
第二十八回	關大帝泥胎顯聖 許真君撮土救人 (231)
第二十九回	馮夷神受符放水 六甲將按部巡堤 (239)
第三十回	計氏托姑求度脫 寶光遇鬼報冤仇 (248)
第三十一回	縣大夫沿門持鉢 守錢虜閉戶封財 (257)
第三十二回	女菩薩賤衆賑飢 眾鄉宦愧心慕義 (265)
第三十三回	劣書生廁上修柱 程學究棍中遺便 (273)
第三十四回	狄義士掘金還主 貪鄉約婪物消災 (282)
第三十五回	無行生賴牆爭館 明縣令理枉伸冤 (290)
第三十六回	沈節婦操心守志 晁孝子割股療親 (299)
第三十七回	連春元論文擇婿 孫蘭姬愛俊招郎 (307)
第三十八回	連舉人擬題入彀 狄學生唾手游庠 (316)
第三十九回	劣秀才天奪其魄 忤逆子孽報于親 (325)
第四十回	義方母督臨愛子 募銅尼備說前因 (334)

- | | | | |
|-------|--------------------|-------|-------|
| 第四十一回 | 陈哥思妓哭亡师
魏氏出丧作新妇 | | (344) |
| 第四十二回 | 妖狐假恶鬼行凶
乡约报村农援例 | | (353) |
| 第四十三回 | 提牢书办火烧监
大辟囚姬蝉脱壳 | | (362) |
| 第四十四回 | 梦换心方成恶妇
听撒帐早是痴郎 | | (370) |
| 第四十五回 | 薛素姐酒醉疏防
狄希陈乘机取鼎 | | (381) |
| 第四十六回 | 徐宗师岁考东昌
邢中丞赐环北部 | | (389) |
| 第四十七回 | 因诈钱牛栏认犊
为剪恶犀烛降魔 | | (398) |
| 第四十八回 | 不贤妇逆姑毆婿
护短母吃脚遭拳 | | (407) |
| 第四十九回 | 小秀才毕姻恋母
老夫人含饴弄孙 | | (415) |
| 第五十回 | 狄贡士换钱遇旧
臧主簿瞎话欺人 | | (425) |

第一回

晃大舍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

公子豪华性，风流浪学狂。律身无矩度，泽口少文章。选妓黄金贱，呼朋绿蚁忙。招摇盘酒肆，叱咤闯围场。冶服貂为饰，军妆豹作裳。调词无雪白，评旦有雌黄。恃壮能欺老，依强惯侮良。放利兼渔色，身家指日亡！

圣王之世，和气熏蒸，出生一种麒麟仁兽，雄者为麒，雌者为麟。那麒麟行路的时候，他拣那地上没有生草的去处，没有生虫的所在，方才践了行走，不肯伤害了一茎一草之微，一物一虫之性。这麒麟虽然是圣王的祥瑞，毕竟脱不了禽兽之伦。人为万物之灵，禀赋天之灵根善气而生。天地是我的父母，万物是我的同胞，天地有不能在万物身上遂生复性的，我还要赞天地的化育。所以那样至诚的圣人，不特成己成人，还要陶成万物，务使夭乔蠢动，物物得所，这才是那至诚仁者的心肠。若是看得万物不在我胞与之内，便看得人也就在我一膜之外，那还成个大人！所以天地间的物，只除了虎狼性恶，恨他吃人。恶蛇毒蝎，尾能螫人。再有老鼠穴墙穿屋，盗物窃粮，咬坏人的衣服书籍。再是蝇蚊能嚼肤败物。这几般毒物，即使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面前，也要活活敲死，却也没甚罪过。若除此几种恶物，其余飞禽走兽、鳞介昆虫，无害于人，何故定要把他残害？人看他是异类，天地看来都是一样生机。也不必说道那鸟衔环、狗结草、马垂缰、龟献宝的故事，只说君子体天地的好生，此心自应不忍。把这不忍的心扩充开去，由那保禽兽，渐至保妻子，保百姓。若把这忍心扩充开去，杀羊不已，渐至杀牛；杀牛不已，渐至杀人；杀人已，渐至如晋献公、唐明皇、唐肃宗杀到亲生的儿子。

不然，君子因甚却远庖厨？正是要将杀机不触于目，不闻于耳，涵养这方寸不忍的心。所以人家子弟，做父母兄长的务要从小培养他那不忍的核心。习久性成，大来自不戕忍，寿命可以延长，福祿可以永久。

当初山东武城县有一个上舍，姓晁，名源。其父是个名士，名字叫做晁思孝，每遇两考，大约不出前第。只是儒素之家，不过舌耕糊口，家道也不甚丰腴。将三十岁生子晁源，因系独子，异常珍爱。渐渐到了十六七岁，出落得唇红齿白，目秀眉清。真是“何郎傅粉三分白，荀令留髭五日香”。只是读书欠些聪明，性地少些智慧。若肯把他陶熔训诲，这铁杵也可以磨成绣针。无奈其母固是溺爱，这个晁秀才爱子更是甚于妇人，十日内倒有九日不读书。这一日还不曾走到书房，不住的丫头送茶，小厮递果，未晚迎接回家。如此蹉跎，也还喜得晁源伶俐，那“上大人孔乙己”还自己写得出来。后来知识渐开，越发把这本《千字文》丢在九霄云外，专一与同班不务实的小朋友游湖吃酒，套雀钓鱼，打围捉兔，晁秀才夫妇不以为非。幸得秀才家物力有限，不能供晁源挥洒，把他这飞扬泄越的性子倒也限制住几分。

晁秀才连科不中，刚刚挨得岁贡出门。那时去国初不远，秀才出贡，作兴旗匾之类，比如今所得的多；往京师使费，比如今所用的少。因此，手头也渐从容，随与晁源娶了计处士的女儿计氏为妻。晁秀才与儿子毕姻以后，自己随即上京廷试。那时礼部大堂缺官，左侍郎署印。这侍郎原做山东提学，晁秀才在他手内考过案首。见了晁秀才，叙了些间阔，慰安了几句，说道：“你虽然不中，如今年纪不甚大，你这仪表断不是个老教授终身的。你如今不要廷试，坐了监，科他一遍科举，中了更好；即不中，考选有司，也定然不在人下。况我也还有几年在京，可以照管着你。”晁秀才听了这篇说话，一一依从。

第二年，进了北场，揭了晓，不得中，寻思道：“老师望我中举，举既不得中，若不趁他在京，急急考就了官，万一待他去了，没了靠山，考一个州县佐贰，读书一场，叫人老爷，磕头参见，这也就苦死人了。”遂与侍郎说了这个实情。侍郎也深不以为然。

晁秀才随赴吏部递了呈，投了卷。吏部司官恰好也是侍郎的门生，侍郎预先嘱托了，晁秀才方才同众赴考。出的题目是“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晁秀才本来原也通得，又有座师的先容，发落出来，高高取中一名知县。晁秀才自家固是欢喜，侍郎也甚有光彩。

晁秀才又思量道：“我虽是考中了知县，缺的美恶就如天上地下一

般，何不趁老师在京，急急寻个好地方选了，又待何时？”随即挖了年，上了卯。怎当他造化来到，冢宰缺员，把礼部左侍郎推了吏部尚书。次年四月大选，晁秀才也不用人情，也不烦央浼，竟把一个南直隶华亭县的签单单与晁秀才掣着。

这个华亭是天下有名的大县，甲科中用许多物力谋不到手的。晁秀才气也不呵一口，轻轻得了。报到家中，亲戚朋友那个肯信？说：“这个华亭县，自古以来都是进士盘踞住的，那有岁贡得的？”报喜人嚷街坊，打门扇，要三百两，闹成一片。不两日，见了邸报，却道真真不差，将报子挂了红，送在当日教学的书房内供给，写了一百五十两的谢票，方才张贴。

武城县这些势利小人听见晁秀才选了知县，又得了天下第一个美缺，恨不得将晁大舍的卵脬扯将出来，大家扛在肩上；又恨不得晁大舍的屁股撅将起来，大家舔他粪门。有等下户人家，央亲傍眷，求荐书，求面托，要投做家人。有那中户人家，情愿将自己的地土，自己的房屋，献与晁大舍，充做管家。那城中开钱桌的、放钱债的，备了大礼，上门馈送。开钱桌的说道：“如宅上用钱时，不拘多少，发帖来，小桌支取。等头比别家不敢重，钱数比别家每两多二十文。使下低钱任凭拣换。”那放债的说道：“晁爷新选了官，只怕一时银不凑手。”这家说道：“我家有银二百。”这家说道：“我家有三百，只管取用，利钱任凭赐下。如使的日子不多，连利钱也不敢领。”又有亲眷朋友中，不要利钱，你三十，我五十，络绎而来。

这个晁大舍原是挥霍的人，只因做了秀秀才的儿子，叫他英雄无用武之地。想起昔日向钱铺賒一二百文，千难万难，向人借一二金，百计推脱，如今自己将银钱上门送来，连文约也不敢收领，这也是他生来第一快心的事了。——送来的就收，许借的就借；来投充的，也不论好人歹人，来的就收。不十日内，家人有了数十名，银子有了数千两。日费万钱，俱是发票向各钱桌支用。用了二百五十两银买了三匹好马，又用了三百两买了六头走骡，进出骑坐。买绫罗，制器皿。真是“钱可通神”，不上一月之内，把个晁大舍竟如在“槐安国”做了驸马的一般。随即差了一个旧小厮晁书，带了四个新家人：祝世、高升、曲进才、董重，携了一千两银子，进京伺候晁秀才使用。

晁秀才选了这等美缺，那些放京债的人每日不离门缠扰，指望他使银子，只要一分利钱，本银足色纹银，广法大秤称兑。晁秀才一来新选了官，况且又是极大的县，见部堂，接乡宦，竟无片刻工夫做到借债的事。日用杂费也有一班开钱铺的愿来供给，所以不甚着急。应酬少

有次序。

晁书领了四个家人，携了一千两银子，刚刚到京。有了人伺候，又有银子使用，买尺头，打银带，叫裁缝，镶茶盏，叫香匠作香，刻图书，钉幞头革带，做朝祭服，色色完备。对月领了文凭，往东江米巷买了三顶福建头号官轿，算计自己、夫人、大舍乘坐；又买了一乘二号官轿与大舍娘子计氏乘坐，俱做了绒绢帷幔。买了执事，刻了封条，顺便回家到任。家主不在家，家中尚且万分气势；今正经贵人到了，这烜赫是不消说起的了。接风送行，及至任中，宦囊百凡顺意，这都不为烦言碎语。

且说晁大舍随了父亲到任，这样一个风流活泼的心性，关在那县衙里边，如何消遣？倒有一个幕宾，姓邢，河南洧川县人，名字叫做邢宸，字皋门，是个有意思的秀才。为人倜傥不羁，遇着有学问有道理的人，纵是贫儒寒士，他愈加折节谦恭；若是那等目不识丁的人，村气射人的，就是王侯贵戚，他也只是外面怕他，心内却没半分诚敬。晁大舍道自己是个公子，又有了银钱，又道邢生是他家幕客，几乎拿出“伯颜大叔待文章”的脸来。那邢生后来做到尚书的人品，你道他眼里那里有你这个一丁不识的“佳公子”？所以晁大舍一发无聊。在华亭衙内住了半年光景，卷之万金，往苏州买了些不在行玩器，做了些犯名分的衣裳，置了许多不合款的盆景，另雇了一只民座船，雇了一班鼓手，同了计氏回家。

向日那些旧朋友，都还道是昔日的晁大舍，苦绷苦拽，或当借了银钱，或损折了器服，买了礼，都来与晁大舍接风，希图沾他些资补。谁知晁大舍道这班人肩膀不齐了，虽然也还勉强接待，相见时，大模大样，冷冷落落，全不是向日洽淡的模样；一把椅朝北坐下，一双眼看了鼻尖，拿官腔说了两句淡话，自先起身，往外一拱。众人看了这个光景，“稍瓜打驴，不免去了半截”。那些新进的家人，见了主人这个意思，后来这伙人再有上门的，也就“不得其门而入”了。况又六千两银子买了姬尚书家大宅，越发“侯门深似海，怎许故人敲”。

这些故友不得上门，这还是“贵易交”的常情，又寻思“富易妻”起来。那个计氏，其父虽然是个不曾进学的生员，却是旧家子弟。那计氏虽身体不甚长大，却也不甚矮小。虽然相貌不甚轩昂，却也不甚寝陋。颜色不甚莹白，却也不甚枯黯。下面虽然不是三寸金莲，却也不是半朝鸾驾。那一时，别人看了计氏到也是寻常，晁大舍看那计氏却是天香国色。计氏恃宠作娇，晁大舍倒有七八分惧怕。如今计氏还是向来计氏，晁大舍的眼睛却不是向来的眼睛了；嫌憎计氏鄙琐，说

道：“这等一个贫相，怎当起这等大家！”又嫌老计父子村贫，说道：“不便向高门大宅来往！”内里有了六七分的厌心，外边也便去了二三分的畏敬。那计氏还道是向日的丈夫，动起还要发威作势，开口就骂，起手即打。骂时节，晁大舍虽也不曾还口，也便睁了一双眼怒视。打时节，晁大舍虽也不敢还手，也便不象往时遇杖则受；或使手格，或竟奔避。后来渐渐的计氏骂两句，晁大舍也便得空还一句。计氏赶将来踩打，或将计氏乘机推一交、攘两步；渐渐至于两相对骂，两相对打，后来甚至反将计氏打骂起来。往时怕的是计氏行动上吊，动不动就抹颈；轻则不许入房，再不然，不许上床去睡。这几件，如今的晁大舍都不怕了。恨不得叫计氏即时促灭了，再好另娶名门艳女。那怕你真个悬梁刎颈，你就当真死了，那老计的父子也来奈不动他。若说到念经发送，这只当去了他牛身上一根毛毳。他往时外边又没处去，家中只得一间卧房，卧房中只得一床铺盖。不许入房，不许同睡，这也就难为他了。他如今到处书房，书房中匡床罗帐，藤簟纱衾；无非暖阁，暖阁内红炉地炕，锦被牙床。况有一班女戏常远包在家中，投充来清唱“龙阳”，不离门内。不要说你闭门不纳，那计氏就大开了门，地下洒了盐汁，门上挂了竹枝，只怕他的羊车也还不肯留住。所以计氏也只待“张天师抄了手，没法可使”了。计氏的胆不由的一日怯一日，晁大舍的心今朝放似明朝。收用了一个丫头，过了两日，嫌不好，弃掉了。又使了六十两银子娶了一个辽东指挥的女儿为妾，又嫌他不会奉承，又渐渐厌绝了。每日只与那女戏中一个扮正旦的小珍哥大热。这个小珍哥，人物也不十分出众，只是唱得几折好戏文。做戏子的妓女甚是活动，所以晁大舍万分宠爱，托人与忘八说：情愿不惜重价，要聘娶珍哥为妾。许说：计氏已有五六分的疾病，不久死了，即册珍哥为正。珍哥也有十分要嫁晁大舍的真心。只是忘八作势说道：“我这一班戏，通共也使了三千两本钱，今才教成，还未撰得几百两银子回来；若去了正旦，就如去了全班一样了，到不如全班与了晁大爷，凭晁大爷赏赐罢了。”又着人往来说合，媒人打夹帐，家人落背弓，陪堂讲谢礼，那“羊毛出在羊身上”。做了八百银子，将珍哥娶到家中。那计氏虽也还敢怒敢言，当不起晁大舍也就敢为敢做。计氏不肯降心，珍哥不肯逊让，晁大舍虽然有财有势，如此家反宅乱，也甚不成人家。听了陪客董仲希计策，另收拾了一处房子，做衣裳，打首饰，拨家人，买婢妾，不日之间，色色齐备，将

珍哥居于其内。晁大舍也整月不进计氏内边去了。——渐渐至于缺米少柴，反到珍哥手内讨缺。计氏也只好“哑子吃了黄柏味，难将苦口向人言”。

一日，正是十一月初六冬至的日子，却好下起雪来。晁大舍叫厨子整了三四桌酒，在留春阁下生了地炉，铺设齐整，请那一班富豪赏雪。渐渐众客齐集拢来，上了座。那一班女子弟俱来斟酒侑觞，这日不曾扮戏。这伙人说的无非是些奸盗诈伪之言，露的无非是些猖狂恣纵之态，脱不了都是些没家教、新发户、混帐郎君。席间上了一道儿鮓，因此大家说道：“今冬雉兔甚多，狼虫遍野，甚不是丰年之兆。”你一言，我一语说道：“各家都有马匹，又都有鹰犬，我们何不合伙一处，打一个围，顽耍一日？”内中有一个文明说：“要打围，我们竟到晁大哥庄上。一来那雍山前后地方宽阔，野兽甚多；也还得晁大哥作个东道主人方好。”晁大舍遂满口应承。讨出一本历日，拣了十一月十五日宜畋猎的日子。约定大家俱要妆扮得齐整些，象个模样。卯时俱到教场中取齐发脚。也要得一副三牲祭祭山神、土地，还得一副三牲祭旗。晁大舍道：“这都不打紧，我自预备。”约期定了。吃至次日五更天气，雪渐下得小了，也有往家去的，也有在晁家暖房内同女戏子睡的。

晁大舍吃了一夜酒，又与珍哥做了点风流事件，一觉直睡到申时方起。前面借宿的朋友也都去了。晁大舍也不曾梳洗，吃了两碗酸辣汤，略坐了一会，掌上灯来，那宿酒也还不得十分清醒，又与珍哥上床睡了。枕头边说起十五日要大家到雍山打围，到庄上住脚，须得预先料理。珍哥问了详细，遂说道：“打一日，我也要去走一遭，散散我的闷气。”晁大舍说：“你一个女人家，怎好搭在男人队里！且大家骑马，你坐了轿，如何跟得上？”珍哥说：“这伙人，我那一个写不出他的‘行乐图’来！十个人，倒有十一个是我相处过的。我倒也连这伙人都怕来不成？若说骑马，只怕连你们都还骑不过我哩！每次人家出殡，我不去妆扮了马上驰骋？不是‘昭君出塞’，就是‘孟日红破贼’。如今当真打围，脱不了也是这个光景，有甚异样不成！”晁大舍说道：“你说的有理。得你去，越发觉得有趣些。你明日把那一件石青色酒线披风寻出来，再取出一匹银红素绫做里，叫陈裁来做了，那日马上好穿。”珍哥笑道：“我的不在行的哥儿！穿着厂衣去打围，妆‘老儿灯’哩！还问他班里要了我的金勒子、雉鸡翎、蟒挂肩子来，我要戎妆了去。”晁大舍枕头上叫道：“妙！妙！妙！咱因甚往他班里去借？淹芥燎菜的，脏死人罢了！咱自己

做齐整的。脱不了也还有这几日工夫哩。”枕头边两个彼此掠掇将起来。

晁大舍次早起身，便日日料理打围的事务，要比那一起富家子弟分外齐整，不肯与他们一样。与珍哥新做了一件大红飞鱼窄袖衫，一件石青坐蟒挂肩，三十六两银子买了一把貂皮，做了一个“昭君卧兔”；七钱银做了一双羊皮里天青贮丝可脚的鞣鞋；定制了一根金黄绒辮鞋带；买了一把不长不短的鍍银顺刀；选了一匹青色骗马，使人预先调习。又拣选了六个肥胖家人媳妇，四个壮健丫头，十余个庄家佃户老婆，每人都是一顶狐皮卧兔，天蓝布夹坐马，油绿布夹挂肩，闷青布皮里鞣鞋，鞣带腰刀，左盛右插。又另拣了一个苗壮婆娘，戎妆齐整，要在珍哥马后背标为号。晁大舍自己的行头并家人庄客的衣服，一一打点齐备。又预先向镇守刘游击借下三十四马、二十四名马上细乐。除自己家里的鹰犬，仍向刘游击借了四只猎犬、三连鹰叉。差人往庄上杀了两三口猪、磨了三四石面，准备十五日打围食用。

到得十一月十五日卯时前后，那十余家富户陆续都到了教场，也都尽力打扮，终须不甚在行。未后晁大舍方到，从家中摆了队伍：先是一伙女骑摆对前行，临后珍哥戎妆跨马，后边标旗紧随，标后又有一二十匹女将护后，方是晁大舍兵队起行。步法整齐，行列不乱。分明是草茆儿戏，到象细柳规模。众人见了，无不喝彩。下了马，与珍哥同向众人相见。众人虽俱是珍哥的旧日相知，只因从良以后，便也不好十分斗牙拌齿，说了几句正经话，吃了几杯壮行酒。晁大舍恐众人溺了他的精骑，令各自分为队伍，放炮起身。不一时，到了雍山前面，躡定围场。只见：

马如龙跃，人似熊强。虎翼旗列为前导，荡漾随风；豹尾幡竖作中坚，飘扬夺目。鞣鹰继犬，人疑灌口二郎神；箭羽弓蛇，众诧桃园三义将。家丁庄客，那管老的、少的、长的、矮的、肥胖的、瘦怯的，尽出来胁肩谄笑，争前簇拥大官人；仆妇养娘，无论黑的、白的、俊的、丑的、小脚的、歪辣的，都插入争妍取怜，向上逢迎小阿妈。大官人穿一件鸦翎青袄，浅五色暗绣飞鱼；小阿妈着一领猩血红袍，细百纳明挑坐蟒。大官人骑追风騄駼，手持一根浑铁棒，雄赳赳抖擻神威；小阿妈跨耀日骄骢，腰悬两扇夹皮牌，怒狠狠施为把势。谁知侠女兴戎，比不得萧使君逡巡闾茸，那滕六神那敢涌起彤云？况当凶星临阵，还不数汉桓侯遇水断桥，若新垣平再中景日。封狼暴

虎，逐鹿熏狐，麇载者欢声动地；品箫炙管，击鼓鸣金，振旅者歌韵喧天。正是人生适意贵当时，纵使乐极生悲那足计？

随惊起了许多獐麇鹿鹿、雉兔獾狼。大家放狗撒鹰，拈弓搭箭，擒的擒，捉的捉，也拿获了许多。谁知这雍山洞内，久住有一个年久的牝狐，先时寻常变化，四外迷人；后来到一个周家庄上，托名叫是仙姑，缠住了一个农家的小厮，也便没有工夫再来雍山作孽，不过时常来自家洞内照管照管。有时变了绝色的佳人，有时变了衰残的老嫗，往往有人撞见。那日恰好从周家庄上回来，正打围场经过，见了这许多人马，猎犬苍鹰，怎敢还不回避！谁知他恃了自己神通广大，又道是既已变了人像，那鹰犬又如何认得？况又他处心不善，久有迷恋晁大舍的心肠。只因晁大舍庄内佛阁中供养一本朱砂印的梵字《金刚经》，却有无数诸神护卫，所以不敢进他家去。今见晁大舍是个好色的邪徒，带领了妓妾打围，不分男女，若不在此处入手，更待何时？随变了一个绝美娇娃，年纪不过二十岁之下，穿了一身缟素，在晁大舍马前不紧不慢的行走。走不上两三步，回头顾盼。引得晁大舍魂不附体，肚里想道：“这雍山前面，我都是认识的人家，那里来这个美女？看他没人跟随，定然不是大家宅眷；一身重孝，必定是寡妇新丧。真是奇货可居。弄得到家，好与珍哥称为二美。左英右皇，这也是风流一世！”……正在忖度模拟，谁想这样皮囊幻相，只好哄那愚夫的眼。谁知那苍鹰猎犬的慧目把这狐精的本相看得分明，猎犬奔向前来，苍鹰飞腾罩定。狐精慌了手脚，还了本形，鹰犬四面旋绕，无隙可藏，随钻在晁大舍马肚下躲避，原要指望晁大舍救他性命。那知晁大舍从来心性是个好杀生害命的人，不惟不肯救拔，反向插袋内扯出雕弓，拈了羽箭，右手上扯，左手下推，照着马下狐精所在，对镫一箭射去，只听的“嗥”的一声，那狐精四脚登空，从旁一只黄狗向前咬住，眼见的千年妖畜，可怜一旦无常！从狗口里夺将下来，杂在猎获的禽兽队内，收军敛马，同回庄上吃饭。凯旋回到城内，还都到了晁家宅上。珍哥同一班妇女自回后面去了。搬出果菜，大家吃了一回酒。将所得的野味，大家均分了。将射死的狐精独让与晁大舍收下，各将辞谢回家。

晁大舍送客回来，刚刚跨进大门，恍似被人劈面一掌，通身打了一个冷噤；只道是日间劳碌，也就上床睡了。谁知此夜睡后，没兴头的事日渐生来。

且听下回接说。